

■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

金银岛

Treasure Island

【英】 史蒂文森 原著

王天辉 编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导　读

《金银岛》系英国小说家罗伯特·路易士·斯蒂文森的主要作品之一。

斯蒂文森[illegible]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工程师家庭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，学习土木工程，后来改学法律，当过律师。

斯蒂文森在文学创作上反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，他认为文学作品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。他的作品也多从这一观点出发，以脱离现实的笔触描写冒险故事、奇闻异事，虚构了许多离奇、怪诞的情节。主要作品除了《金银岛》外，还有《化身博士》、《诱拐》等，同时，还著有游记和小品文。

《金银岛》这部长篇冒险小说正是他的文学

主张的具体反映。

小说描写了一个男孩在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老海盗的藏宝图，于是开始了同乡绅和医生一起的寻宝历程。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，他们终于得到了宝藏。

这是一个十分大众化的冒险题材，然而作者却为它巧妙而成功地安排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。故事一开始就留下了许多疑点，让读者去猜测。例如“黑狗”在酒店里的出现、一条腿的水手等等。作者戏剧性地将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、医生以及善良的吉姆同海盗水手放在了一艘船上，格外引人入胜。作者还总在危急关头，通过小主人公吉姆安排一些出人意料的转折，使得整个故事精彩纷呈。

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也有过人之处。吉姆的善良、机敏，医生的理智、果断，船长的沉稳、一丝不苟，乡绅的直率、粗心，“老船长”的粗暴、凶残，赛尔威的狡诈、善变，都描绘得栩栩如生，使得这些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地印在读

者的头脑中。

正是作者在创作上的诸多成功，使得这部《金银岛》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，流传至今。

目 录

一　藏宝图的出现…… 1
一个奇怪的客人 ……1
陌生人的来访……13
通牒……26
“老船长”死后……31
油布包里的藏宝图……41
二　航行……49
令人兴奋的不列斯多……49
一点意外……53
执拗的船长……58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顺利前进……64
阴谋……68
珍宝岛在望……75
三　岸上冒险……83
偷上珍宝岛……83
正直水手的死……89
一个“怪物”……94
谁在那里?……102
四　战斗……105
转移……105
逆水行舟……111
进驻木寨……116
岛上的第一个夜晚……122
谈判……127
等待……133
一场激战……136
五　海上历险……142

逃跑…… 142
一次转折…… 149
漂泊…… 155
上船…… 159
占领西兹蕃扭拉号…… 162
决斗…… 168
六　在敌营中…… 179
误入敌营…… 179
游说…… 184
谁是头儿?……191
答辩…… 197
见到医生…… 205
寻宝…… 216
七　大结局…… 225
财宝不翼而飞…… 225
团聚…… 230
平安返航…… 圆满

一　藏宝图的出现

一个奇怪的客人

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。

在英国西部的一个沿海的小镇子里，霍金斯夫妇开了一家旅馆——海马旅馆。

海马旅馆坐落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个小山脚下，由于离镇里人聚居的地方有半里多路，人比较少，所以显得很僻静。店里客人不多，大部分是路过这里，要沿着岸边公路到不列斯多去的人。

这一天，霍金斯夫妇像往常一样招呼着店里的客人。他们的儿子——十五岁的詹姆士·霍金

斯在一旁帮忙，打下手。

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口哨声，大家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高大、健壮，脸上带着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疤的人出现在店门口。这个人棕色皮肤，眼睛由于充血而呈现出红色，而且很混浊。他穿了一件油污的蓝上衣，戴了一顶又破又脏的三角帽。一条辫子拖在背后，头发似乎很久没洗，都粘在一起了。他的一双大手很粗糙，好像是用松树皮代替了皮肤，而且还伤痕累累。他的指甲开裂着，呈现出青黑色。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海员。

这个老海员并没在意屋里人对他的注视，吹完一段口哨，他又若无旁人地唱起了歌：

十五个人在岛上获得重生，
哟——嘿——嘿，再来酒一瓶选
其他人都被送进了地狱，
哟——嘿——嘿，再来酒一瓶选

与此同时，这个老海员在门外四下里打量着周围的地势、交通等环境。在他身后停着一辆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车，上面放着他的大箱子。

这时候，老霍金斯先生早已迎上前来。

“您好，先生！欢迎到‘海马旅店’来！您是要住店吗？”

“先给我拿杯酒再说！”老海员粗声说道。

小霍金斯急忙拿了一杯酒送出来。老海员接过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“这里环境不错，交通也还便利，生意好吗？”老海员的声音显得很苍老，但底气十足。

“哎！生意不好做，客人太少啊！”霍金斯先生叹了口气回答道。

“嗯，那很好。”老海员一边说着一边又向店里望去，打量起屋里面的客人。最后他点了一下头，“我就住这儿了！”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钱扔给赶马车的人。

“把行李给我拿进来！”他向车夫喊道。

“我要的东西很简单，”他又转而对老霍金斯先生说，“鸡蛋和咸肉就足够了，哦，不过，千万别忘了酒！”说完他掏出四个金币扔给老霍

金斯先生，“这些你先拿去，等用完了再向我要。以后你不必称呼我‘先生’了，就叫我‘老船长’吧。”他说话时态度很严肃，像个法官一样。

送行李的车夫悄悄告诉霍金斯一家：“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手，他很喜欢发号施令，这一点你们会发现的。哦，对了，他之所以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打听到这里是惟一靠近海边而又僻静的地方。他是个怪人。”

“老船长”就这样在海马旅馆住了下来。他平时总是沉默不语，很少和别人说话。白天，他总是一个人拿着一个旧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四周乱转，有时还到附近的峭壁上眺望海上过往的船只和行人；晚上，他也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餐厅里靠近壁炉的位置，不停地喝酒。有时候，其他客人好心地同他打招呼，他却理也不理，甚至还凶狠地瞪人一眼。这样，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也就不再答理他了。

“老船长”的确是个喜欢独来独往的怪人。

每天，他从外面四处游荡回来之后总是要问一个同样的问题：

“今天有什么海员路过吗？”

起初，霍金斯一家以为他在等人，可是后来发现，刚好相反——每当店里有海员来的时候，“老船长”总是避免和他们碰面，而且他总在门帘后面仔细观察好久。开始的时候，霍金斯一家还很奇怪，可到后来就见怪不怪了，只是认定他是个怪人。

后来有一天，“老船长”把吉姆，即詹姆士·霍金斯——店主夫妇的儿子，“吉姆”是爱称，叫了过来。

“吉姆，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帮我留心看着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。如果这个人出现了，你就立刻报告我，记住了吗？我每个月会给你四便士的银币作为报答。”“老船长”很严肃地对吉姆说。看得出来，他对这个一条腿的水手很紧张。

吉姆答应了“老船长”，并且很认真地执行

着他的任务。可是，按照吉姆自己的想法，“‘老船长’有时是想赖账的。”因为有几次，当吉姆在月初向“老船长”索要那四便士时，“老船长”却瞪起眼睛盯着吉姆，还发出很不满的一“哼”。可是没过两天，“老船长”又会找到吉姆，把四便士给他，并且一再叮嘱吉姆要注意留心那个一条腿的水手。

而可怜的吉姆为了这个差使，也实在做出了不小的牺牲。

白天的时候，吉姆总是仔细地打量每一个客人，看看是否有人是一条腿的，看看是否有人的裤子的一条裤腿里面是空的。有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提心吊胆了，不过他不知道自己是担心那个一条腿的水手会来还是不会来。

晚上，在吉姆的梦里也常常跳出个一条腿的怪物来。这怪物在吉姆的梦里蹦来跳去，害得吉姆常在夜里一身大汗地惊醒。

这时的“老船长”和开始那些天已有了些不同。他在清醒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沉默和警觉，可

一旦过量的酒精进入他的身体以后，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他会一改平时的沉默，开始高唱那些古老的、野蛮的水手调子。他还主动和别人说话，不过不是问好，也不是聊天，而是命令大家跟他一起唱，或者让大家跟他干杯，有时还逼着人们听他讲冒险故事。

如果有谁没照他的意思做，他会把他的有力的大手放在那人的脖子上；他会让人给他的故事提问题，如果提不出来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认定大家没有专心听他讲；他还会专横地拍着桌子要大家安静；他甚至还不准任何人在他睡觉之前离开。

有好几次，吉姆被“哟——嘿——嘿，再来酒一瓶”的歌声所震撼了。他看见店里的客人们为了避免“老船长”的大粗手放到自己脖子上，个个张大了嘴，争先恐后地高声唱着。

“听故事”看来要轻松一些了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“老船长”的故事都是关于海盗的、绞刑

的、野蛮人的恐怖故事。老霍金斯先生相信很多客人在上床时是发抖的。

但是，“老船长”的行为却引来了一群年轻人的钦佩，他们认为“老船长”是“货真价实”的，是“真正的水手”，具有“男子汉的品质和气概”，而这种品质恰是英格兰称雄于海上的保证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老霍金斯先生病倒了。他一方面是由于劳累，一方面恐怕就是由于“老船长”了。

“老船长”已在旅馆里住了很长时间了，老霍金斯先生明显意识到了破产的威胁。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客人们迟早会被“老船长”吓得走光了；另一方面是因为“老船长”最初留下的四个金币早就用完了，可是当老霍金斯先生一提及此事，“老船长”就会瞪圆了眼睛，用鼻子发出一声巨响，结果是老霍金斯先生两手空空地回来，而且还不停地发抖。

“老船长”始终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他还和

往常一样。只是他的三角帽开线了，有一只角便只好吊着了，还有他的蓝上衣上面又多了几块补丁。他也还是不大和人说话，只是在酒后总会做些出格的事儿。他的那个大箱子，从来没人见他打开过。

然而，老霍金斯先生却流露出要离开的意思，他不光是要离开旅店，而且要离开这个世界——他的病已经越来越重了。

一天傍晚，列夫西医生来给他看病。瞧过病之后，医生在旅馆里用了晚餐。在等待他的马被牵来的时间里，医生一边抽烟一边同别人聊天。

列夫西医生个子不太高，头发梳理得很光滑，上面擦着头油。他的眼睛乌黑、明亮，而且常常放射出友善的目光，他的快活的笑容更让人觉得他和蔼可亲。他不仅是医生，还是这里的地方法官。他是一位干净、利索、有头脑的、受人尊敬的绅士。

这时候，“老船长”也在餐厅里，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，眼神恍惚地趴在桌子上。突然他

猛地坐起来，放声唱起了那首不知被他唱过了几百遍的歌儿：

十五个人在岛上获得重生，
哟——嘿——嘿，再来酒一瓶选
其他人都被送进了地狱，
哟——嘿——嘿，再来酒一瓶选

列夫西医生是第一次听到“老船长”的歌儿，但他似乎并不喜欢，他皱着眉，不太高兴地抬头朝“老船长”那里望了一眼，便不再给予更多的注意，又继续同一位客人谈论最新的医疗仪器。

至于其他人呢，更好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。

突然，“乓选乓选乓选”“老船长”拍起了桌子，然后环视屋子里的人。

房间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，所有的人都立刻合上了嘴，只有列夫西医生的悦耳的声音还在响着，并且由于安静的衬托，显得格外响亮、清晰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